

中文首译本

Philosophie Der Kunst 艺术哲学

[德] 弗·威·约·封·谢林 著
魏庆征 译



上

社会科学出版社

艺 术 哲 学

〔德〕弗·威·约·封·谢林 著
魏庆征 译

(上)

中国社会出版社

艺术哲学

〔德〕弗·威·约·封·谢林 著
魏庆征 译

(下)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哲学/(德)谢林著; 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
会出版社,1997.6

ISBN 7-80088-932-7

I.艺… II.①谢… ②魏… III.艺术哲学 IV.J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第09888号)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9号 邮政编码 100032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

插页: 1.25

字数 410 千字

1996 年 5 月第一版

199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17000 册

定价: 36.00 元(套)

ISBN7-80088-932-7/B · 10

DMBZ 104

Philosophie der Kunst

F. W. J. v. Schelling, Werk.

Fritz Eckardt Verlag.

Leipzig 1907.

(《弗·威·约·封·谢林文集》，
莱比锡“弗里茨·埃卡特”出版社 1907 年版)

内 容 简 介

《艺术哲学》为德国著名哲学家弗·威·约·封·谢林（1775~1854）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在哲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具有长远的价值。本书从历史上论述了一般艺术的形成、发展、特征、根本规律，对诗歌、雕塑、绘画、建筑艺术、悲剧、喜剧、音乐、戏剧、神话、叙事诗等的种种形态、特征和艺术规律作了精辟的、经典式的论述，并涉及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荷马、维吉尔、但丁、歌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众多欧洲诗人和作家，以及菲迪亚斯、提香、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艺术大师。

《艺术哲学》一书，谢林完成于其哲学活动的中期，即最成熟的时期（约1801~1809年）。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从先验唯心主义转向同一哲学。谢林早期形成的许多哲学观点，亦反映于这一著作。早期的谢林将泛美主义和艺术视为最重要的认识举动，视为反映万事万物的方式，视为绝对自我直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谢林的早期哲学思想同晚期的哲学思想明确地加以区分，充分肯定了其早期的“真诚的青春思想”，并批判地吸收了其中的合理成分。

所谓“艺术哲学”，在谢林的先验哲学中居于特殊的地位。《艺术哲学》构成德国浪漫主义的一定的组成部分，并成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美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谢林论述了一般美学原理，并探讨了种种艺术形态和体裁。谢林的著述对

法国、英国、俄国等国家艺术和文学以及美学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就美学范畴而言，谢林被视为黑格尔的志同道合者，同样将辩证法运用于美学问题。

关于神话的论述，在《艺术哲学》中居于显著地位。据谢林看来，“神话是任何艺术不可或缺的条件和始初质料”。所谓“神话”，无非是尤为壮伟的、其绝对面貌的宇宙。神话即是世界，又是土壤，惟有植根于此，艺术作品始可吐葩争艳、繁荣昌盛。神话是永恒的质料，仰赖于这种质料，一切艺术形态得以灿烂夺目、千姿百态地呈现于世。神话是任何艺术的元素和范型。

谢林对理论问题的生动探索、对艺术问题的敏锐观察、对艺术规律的深邃阐述，对唯物主义的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颇有助益。

谢林在其探索中，不仅立足于民族的哲学—美学传统，并依据康德、席勒和费希特的学说。据谢林看来，艺术犹如自然，是某种统一体。种种艺术和艺术体裁，具有内在联系，构成统一的整体，它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手段再现绝对。谢林关于悲剧、喜剧、叙事诗、抒情诗、小说以及种种艺术形态的理论，博得远见卓识的学者的关注和赞誉。

本书系依据弗·威·谢林生前讲演遗稿整理而成。首次讲演，于1802年冬至1803年在耶拿；其余数次，于1804和1805年在维尔茨堡。

步入谢林的《艺术哲学》，将会发现无数“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依然具有充分的价值，并给人以启迪。

本书论述广博而精湛；为了便于阅读，针对所涉及的内容以及人物形象作了必要的注释和索引。

介绍弗·威·谢林及其《艺术哲学》

弗·威·谢林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是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被视为继伊·康德之后德国唯心主义运动三巨擘之一（费希特是伦理的主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是辩证的绝对唯心主义者，谢林是美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者）。

1775年，他出生于德国一个基督教新教教徒的家庭，15岁曾在神学院学习。后来，他参加青年学生探讨法国革命事件的活动，并将《马赛曲》译为德文。他曾以启蒙思想研究神学，完成博士论文——《据〈创世记〉第三章对人类罪恶起源的古老哲学命题之批判的和哲学的试析》。

弗·威·谢林的学术生涯大体如下：始于1790年，与荷尔德林和黑格尔在蒂宾根神学院攻读哲学与神学；1798～1803年，在耶拿大学任教授；1806年起，在慕尼黑；1820～1826年，在埃朗根大学任教授；1827年起，在慕尼黑大学任教授；1841年起，在柏林大学任教授。

他的学术生涯极不平凡，23岁便担任大学教授，随即成为一哲学派别的首领；这一哲学派别致力于克服费希特的主观主义，并将注意力转向自然。

1793年，谢林发表了他的首篇论著——《论神话、历史传说和古代的哲学命题》。同年，谢林与费希特相识，迅即把握了费希特学说的实质。1795年，谢林以自己的思想撰写

《论哲学一种形式的可能性》、《作为哲学本原的自我，亦即人类知识中的绝对者》、《关于教条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哲学通信》。作为康德和费希特的追随者的谢林，试图将他们的原理与斯宾诺莎的学说结合起来。

1796年，他发表《知识学唯心论集解》，颇受约·戈·费希特的赞扬。他并接受了詹·维科的历史主义，认为自我应被理解为变化过程。他改造了贝·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据他看来，实体作为绝对，不乏从客体到主体的实在转化。

1795~1797年，他在莱比锡任家庭教师。在此期间，他的哲学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发展了伊·康德和约·戈·赫尔德的自然哲学，开始认为：费希特在其哲学体系中对自然没有给以充分的关注。他强调指出：自然对于精神具有能动作用。他的自然哲学博得浪漫主义派以及歌德的赞赏。

在莱比锡期间，谢林潜心于自然科学，先后发表《对自然哲学的看法》（1798年）和《论世界灵魂》（1798年），并因而享有一定的声誉。

在耶拿期间，他发展了他的自然哲学，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1798年，谢林被聘为耶拿大学编外教授。谢林完成了《自然哲学体系初稿》和《自然哲学体系初稿导论》，又完成了《先验唯心论体系》（1800年）、《我的哲学体系解说》（1801年）、《布鲁诺》（1802年）。这些著作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中曾起过重要作用，谢林作为德国哲学改造者的地位从而确立。

1801年，谢林宣称其哲学体系已建成；在这一体系中，自然哲学与先验唯心论形成统一体。该论著题名：《我的哲学

体系解说》。然而，这部论著却名不副实。其中解说的并不是整个体系，亦非其结构，而无非是其主旨，即：现实者与理念者的同一、主体与客体的完全契合。谢林最后也承认：他只是建立了片断。

在耶拿期间，谢林与德国的一些浪漫主义学者——施莱格兄弟、路·蒂克、诺瓦利斯等结识，因而对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1803年5月，谢林离开耶拿，到维尔茨堡大学任教授，他的哲学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1804年，他发表了《哲学与宗教》，标志着同一哲学的结束和从唯心主义向宗教的过渡。他在《哲学与宗教》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世界如何以及因何而产生于绝对，理念者与现实者之平衡为何遭到破坏（其结果则是世界之产生）。

谢林在维尔茨堡大学的讲演，提供了对当时谢林哲学体系的最完全、最彻底的阐释。讲演分为3部分：“哲学总论”、“自然哲学”、“理念世界的构成”。黑格尔《哲学百科全书》一书的结构，在此依稀可见。

在此期间，他着手准备其讲演系列，即《艺术哲学》和《整个哲学的体系》。

1807年，谢林在艺术学院发表了一篇讲演，题名《论造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

1808年，谢林开始进入贵族社会，他的思想从此进一步转向神秘主义。1809年，谢林发表《人类自由的本质的哲学探讨》，为其晚期的哲学奠定了基础。谢林断言：世界来源于绝对，无法通过理性加以阐释；这是非理性的始初事实，并非

植根于理性，而是植根于意志及其自由。他并认为：人的真正自由，只能是既有行善的自由，又有作恶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可能性的基础有二：一为表现物质欲望和冲动的污浊的原始基础；一为作为一种构成之力发挥控制作用的清明的理智基础；当非理性的冲动制驭理智时，人就从美德降至邪恶。就此说来，基督教教义的影响清晰可见。

继而，宗教逐渐在谢林的哲学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1809年，他的爱妻和得力助手卡罗琳娜不幸早逝。这对谢林的人生及学术生涯是难以估量的打击，并在一定程度上使他逐渐转向宗教。1804年，谢林在《哲学与宗教》中曾否定个人之永生。而如今，他则宁愿相信卡罗琳娜虽亡犹存。

1810年，他完成《克拉尔的对话》，论述灵魂之永生。1810年，他完成《斯图加特讲演录》，其中包蕴其整个体系的简明阐释。

谢林虽有着宗教的思想趋向，当时仍不乏谢林具有无神论观念的传闻。弗·亨·雅科比公开著文抨击谢林的无神论。谢林曾在《亨·雅科比先生关于神圣存在的一文提示》（1812年）中予以反驳。

1820年，谢林在埃朗根大学讲授神话哲学与近代哲学史。

20年代，谢林着手撰写《论诸世界时代》，多次修改，逝世后始有片断问世。他的另一部论著《神话哲学》，亦然。

1827年，谢林又回到慕尼黑，并任科学院院长。在新建的慕尼黑大学，他完成一讲演系列，即《近代哲学史》。在该讲演中，谢林第一次提到必须根本改造整个哲学，建立全新的“实证”哲学。

迨至 1832 年，“实证”哲学观念最终形成。谢林并对此给予关注。他作了题为《实证哲学原理》的讲演，详尽地阐述了他的新观念。

晚年的谢林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势力的哲学旗帜。1841 年，谢林在柏林大学讲授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并作题为《论神话和启示的哲学》的讲演。其讲演遭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公开抨击。从谢林的讲演可以看出：他已背离唯心主义思想，而转向原始基督教教理。

一些学者认为，谢林在晚年成为批判性地阐述黑格尔哲学的第一位思想家。据他看来，人不仅为理性所决定，而且为污浊的自然冲动所决定。据认为，这一见解不失为对人的现实之认识的一种尝试，甚至超过黑格尔所达到的高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谢林的早期哲学思想同晚期的哲学思想明确地加以区分，充分肯定了其早期的“真诚的青春思想”，并批判地吸收了其中的合理成分。

回顾其早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他敞开推究哲理之门，在抽象思想的斗室内散发出自然界的新鲜气息；和煦的春光撒落在范畴的种籽上，在它们身上唤醒了一切沉睡着的力量。”（《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1 卷第 265 页）

青年时代谢林的哲学体系，以艺术为其顶点。成年时代的谢林浸沉于对艺术创作之沉思，并潜心于对神话的研究。然而，他逐渐将艺术和神话置于从属于宗教的地位。

谢林进入哲学生涯时是泛神论者，与之分离时同样是泛神论者。而早期谢林的泛神论，与晚期谢林的泛神论则迥然不

同。

迨至晚期，谢林则转入“启示哲学”以及诺斯替派和新柏拉图派的神秘主义。

谢林在其学术生涯中屡屡苦心求索，但并未如愿以偿。他终生在惆怅和郁悒中渡过。

临终前数月，他在给其子的信中写道：“莱辛曾经说过，情势使然，不会有更好的结局。我何尝不是如此。”

1854年8月20日，谢林与世长辞。他所留下的依然无非是体系的片断。其中却不乏闪耀夺目的光辉者。

两年后，其子弗里德里希·谢林将他的论述陆续编辑出版。

弗·威·谢林的哲学生涯，分为下列时期：自然哲学（始于18世纪90年代中期）；先验唯心主义，即美学唯心主义（1800~1801年）；“同一哲学”（19世纪初年至1804年）；自由哲学（至1813年）；启示哲学（19世纪10年代至逝世）。

自然哲学。谢林走上哲学舞台，恰逢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重大发明和研究成果接踵而来之时。谢林曾是伊·康德的推崇者和约·戈·费希特的追随者。伊·康德的主要哲学成就在于：揭示主体的能动性的观念，即科学知识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亦即解决“先天综合判断”的问题。然而，客体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约·戈·费希特同样认为哲学应阐明科学知识何以发生和发展的问題，并将其哲学体系称为“知识学”。

费希特屏弃了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将“自我”基于思维与存在同一的观点视为一切知识和实在的共同渊源。费希特不承认独立自在的客体，实则将客体置于从属于主体的地

位，将客观世界视为自我的产物，其哲学因而被视为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

谢林曾是费希特的追随者，后来则分道扬镳。其关键在于：谢林崇尚客观的本原。黑格尔曾指出：费希特致力于论证“主观的主体—客体”，谢林则致力于论证“客观的主体—客体”。

青年时代的谢林在其“自然哲学”中，乃是基于这些成就，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诸如：《对自然哲学的看法》（1797年）、《论世界灵魂》（1798年）、《自然哲学体系初稿》（1799年）、《动力过程的一般演绎》（1800年）。

在1797年发表的《哲学期刊的哲学论著概览》一文中，谢林已提出所谓自然哲学探讨的唯心主义纲领，即对自然进行哲学思考的纲领；据他看来，自然界的万物“只能是精神的产物”。在1799年发表的《自然哲学体系初稿》中，“自然哲学”一语始正式付诸使用。

谢林将自然界视为统一的整体。他写道：“物质的一切绝对的质的差别不复存在，而虚妄的物理学在所谓‘实体’的概念中予以认可和肯定；全部物质内在是统一的，实则为一体。”

谢林强调指出自然界之变化和发展。据他看来，始初的运动为物质所固有；物体的静止和稳定是相对的。他并指出：“无机界是第一幕次的产物，有机界是第二幕次的产物……因此，无机界实则为亘古有之，而有机界则是后生者。”这不失为较正确之说。

谢林并揭示对立之统一。据他看来，任何现实无不一分为

二；任何现象无不伴之以相对立之力。辩证的自然观，有助于谢林对生活作出有益的猜测。他认为：生活是两种物质过程——衰颓和再生之统一；任何有生命体内，物质的交替常驻永在。

据谢林看来，所谓“自然”乃是精神本原（“理智”）之形成；如果说精神本原在人中意识到自我，在自然中则是无意识的。从物体之无意识的精神到意识的过渡，须经历一系列发展阶段。谢林将自然视为对立之动力统一，而不同于康德的机械主义自然观，亦不同于曾给他以极大影响的费希特。谢林已不再将自然仅仅视为实现其精神目的之手段、质料，而是看作自然界形成中的独立现实，即“理智”。谢林并给自己提出一项任务：坚持不渝地揭示自然臻于高级目的之诸发展阶段，即将自然视为相应的整体（犹如理智的无意识形态，其目的则在于意识之萌生）。意识与无意识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始终为谢林所特别关注。

费希特用以分析人类活动的辩证方法，谢林则扩及对自然过程的分析。据谢林看来，自然界一切物体均为先验演绎的结果；自然界的发展乃是两种力量的对立不断解决、不断产生之过程；任何自然客体无不被他视为动力本原（力）活动之结果，亦即相对立之力（电之正、负荷，磁场之正、负极）作用之结果。据谢林看来，客体与主体的对立，贯串于整个自然界；自然中任何对立的基础，为一原初之力（它只能是生命力）；整个自然界堪称一恢宏的机体，而对立在其中归于统一。生命机体的始初完整性，谢林以“世界灵魂”（据柏拉图和新柏拉图派之说提出）予以阐释：似乎并非生命体产生于无生命

体，而是自然界的无生命体为生命的产物，为其终结所致。物体的本原，是精神的、无意识的生命体；它可从事创造，却不能思考。谢林并将宇宙视为有机的整体，而人则是这个整体的最完善表现。

谢林的自然哲学，带有反机械主义的性质。有生命体之所谓适应律，对谢林说来，成为对整个自然进行阐释的普遍律则；无机的自然界，据他看来，则是未完全发育的机体。谢林考察自然的方法之形成，颇受费希特之影响。费希特在认识领域的主观辩证法，谢林则代之以客观的自然辩证法。

当时最有成就的科学家路·伽伐尼、亚·伏打、安·拉瓦锡在物理和化学领域的发现以及阿·哈勒和亚·布劳恩在生物学领域的发现，对谢林的自然哲学思考极有启迪。

谢林的自然哲学，既有谬误和虚妄，又不乏精到与合理之见以及天才的思想和猜测。这些见解和猜测，对众多博物学家以及浪漫主义派诗人影响极大。

谢林将其自然哲学视为其先验唯心主义的组成部分。谢林既然形成了他的自然哲学体系，则势必要使其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相适应，以关于主体的理论充实关于客体的理论。

自然哲学犹如自然科学，乃是从自然到精神；先验哲学则以精神的第一性为出发点。对谢林说来，自然哲学是“主要的哲学”；先验唯心论同样是“主要的哲学”。两“主要哲学”并未成为统一的整体。谢林并未放弃其自然哲学论述，而无非是转入另一范畴。

《先验唯心论体系》最先将历史主义导入认识论。康德只是有所提示，费希特宣告了有关思想，《先验唯心论体系》中

则指出：“哲学是经历不同时期的自我意识的历史。”人们通常认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称之为“精神的《奥德修斯纪》”。而谢林对此的揭示，早在《精神现象学》问世7年之前。谢林将意识从客体与主体的最初同一至高级同一的途程视为精神的“奥德修斯纪”。

先验唯心论，即先验哲学，亦即美学唯心主义。在谢林的先验哲学里，有意识的创造过程，经过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臻于理智直观，最终直观到所谓“绝对同一性”。所谓“先验哲学”，从作为原初者的主观的“自我”出发，并从其中导出客观者。既然主观者及其内在举动成为先验哲学的直接对象，据谢林看来，这一观照之唯一手段则是“理智直观”；通常的逻辑思维无非是理性的，并导致较之理智所企及的认识低级的认识。理性及其逻辑思维，受制于矛盾的规律。而理智并不受制于矛盾的规律，在物中直接见到对立之统一。

据谢林看来，“自我”之活动分为理论范畴和实践范畴。前者始于感觉，继而则转为直观、表象、判断，最终在最高阶段——理性阶段臻于：理论的“自我”意识到自身是独立的、自主的，亦即成为实践的“自我”（意志）。所谓“意志”，则经历一系列发展阶段，以自身为目的之精神活动为其最高阶段。如果说在理论范畴，意识为“自我”之无意识的活动所决定，那末，在实践范畴，无意识者则取决于意识，并为意识所决定。

据谢林看来，理智的认识之形式，并非推理，亦非论证，而是在理智的直观中直接认识客体。然而，这种理智—辩证认识的客体，并非习见的理智，而只能是哲学的和艺术的天才。